



与书二题

□周蓬桦

雨天的书

闲暇的雨天,读一些旧书,会感觉是在与一些逝去的天才对话,诸如鲁迅、萧红、张爱玲、兰波、普希金、巴别尔、卡夫卡、马尔克斯、川端康成……—长串影响过人类精神走向的人物。他们曾经真实地活过、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赞美过、愤怒过,和普通人一样烦恼不断——偶尔,也会为一件微小的事争执纠结。他们一旦离开,便再不会返回人间。这些出色的生命,尚且走不出万物的循环,何况普通生灵乎?好在死后,有著作替他们活着,这是写作的全部意义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是大知觉者,最令我钦佩的是他在70余岁的高龄完成不朽之作《复活》,字里行间无丝毫衰老气象。这简直不可理喻!只有非凡的生命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。《复活》写一个灵魂再生的故事,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青少年时代犯下过错,人到中年终于悔悟,于是他到劳改营找到女主人公玛丝洛娃,用行动赎罪,完成自我救赎。在这部书中,托翁把一种推崇备至的理想传达世人——人的肉体是被动的,没有退路,只能被时间裹挟前行;但灵魂却可以一次次浴火重生,洗掉罪恶,立地成佛,触摸美善。正所谓“碎裂即是绽放”。孔子还说了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

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壮举,是在82岁时离家出走,去追寻与内心契合的自由之路,这也非常人能够做到。普通人到了这样的年纪,一切都已结束,只剩下回忆,往事的灰烬在暗夜忽明忽灭。而他的出走本身,是生命的呐喊,是一颗强大灵魂在向外拓展的宣言。

遗憾的是,他毕竟年迈,体力与愿力严重

冲突,最终死在一个靠近森林的乡间小站。我要说,这样的死,是上苍的安排,是时间的号令。一切伟大的死亡,其实是另一种活着,是新使命的出征。

如今,那座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站,已经成为人们的凭吊圣地,它尽可能地保留下了车站当年的状貌:百年前的老式火车、旧水塔、老站房,目光如鹰隼般犀利的托尔斯泰塑像,以及他去世时的房间摆设,床榻、沙发、暖水壶、杯子……目力所及,都让人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穿越感——浓重的深秋,树叶凋零,老人带着血丝的咳嗽声响彻夜空。当生命运行到某个时段,一阵抽搐就足以致命,肉体完胜精神。至此方悟:人生并非一步步上行,所谓的巅峰不过是个虚拟命题,而残酷的真相是人自出生那天起,既已乘坐时间的火车,一站接一站地远行,物景在车窗前一掠而过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活着的每一秒钟,都通往春天的下一站。

当终点抵达,月台空寂,雨后水洼点点可数,幽光把落寞的身影拉长。

书与刀

张裕钊的名字,对于人们或许稍显陌生,并不谙熟。但到了邢台,其大名却是无人不晓,甚至是路人皆知的。因为他在当地留下了一块南宫碑,保存完好。有了张裕钊的南宫碑,南宫成了闻名八方的书法之乡——像一张名片,我看到家家户户的院门前,所有的楹联都出自同一种苍劲有力的书体,这就是风格独具、自成一家的“南宫碑体”。而清代书法家张裕钊本人,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,在他64岁的

人生暮年时所撰文书丹的《重修南宫碑记》,会在百年之后,成为一方荣耀,令后世纷纷临摹效法,承袭精髓,使世间独一无二的“南宫体”发扬光大,在人间流传,更让天下异乡客和书法粉丝们,因为一座石碑而对南宫投去几多艳羡的目光。

在南旧城村,人们流连于溪畔岸边,垂杨下支一张木桌,泼墨挥毫,为乡亲们书写吉祥、祝福与祈愿,以至于村村都有自己的书法家。人们被这一缕墨香濡染,习墨成风。无数当地书画家沿着这缕文脉香火,声名鹊起,因此走出南宫,走向远方。

那一天,阳光毒辣,撑一把遮阳伞站在南宫碑前,我细细地数算了碑文中的650个字,字字有筋骨,笔笔含神韵,正所谓“柔峻相间,融而化之”。不知怎的,此情此景,令我浮想联翩,思维穿越到百余年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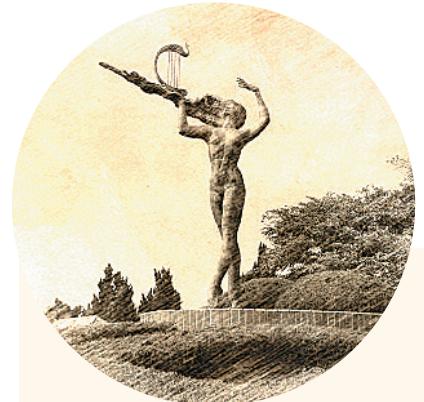
南宫碑历经风雨战乱,却一字未损,令世人惊叹。无法想象,这一缕文脉能够穿越浩瀚时光,穿越自然灾害与硝烟烽火,而完好如初地走到今天。我由此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测——在某些紧要关头,南宫人是如何挺身而出,用心护卫一座碑刻。

南宫碑荣耀了南宫,南宫又把荣耀还给了书家本人,让张裕钊成为书法界一颗耀眼的星辰。而刀,是我在冀南革命斗争纪念馆里看到的,那是一款冷兵器时代的大刀,做工与型制或许并不精制考究,锋刃早已因赫赫战绩磨钝,形体也锈迹斑斑,令我在瞬间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——细细观察,它不同于传说中关羽使用的“青龙偃月刀”,不同于日本武士所使用的军刀,更不同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和现代影视剧中的任何一种刀剑。我知道世上刀具品种

繁多,归纳起来可以写一部刀具志,比如著名的中国唐刀、哥萨克骑兵刀、苗刀、藏刀、缅刀,以及大马士革刀……

而展示在我眼前的这种刀,属于红色兵器,系地道的中国出品大砍刀。在战争年代,它曾经威风凛凛,砍掉过多少东洋鬼子的头颅!在战场上较量,即便是鬼子们颇为自诩的武士刀,碰上它也要退避三舍。它不像有的刀剑那样,用来做装饰和摆设,它来到这世上的唯一目的是消灭一切来犯之敌,只有它,才把“刀”的深刻内涵,阐释得淋漓尽致。山东作家郭澄清先生所著长篇小说《大刀记》,应该就是为此种刀具树碑立传,长长地书写,蔚为大观。远去的战争,对于当今的孩子们而言,已经难以想象:秋天的寒夜里,蛐蛐在叫,游击队们潜伏于野地土沟,肩上大刀亮,刀片上尽是硝烟风雨。

回想童年时代,我的故乡鲁西平原,盛行习武,镇上的男孩子几乎都拥有一把锋利的刀具,我们羡慕世上武艺高强的人,因为他们可以把大刀舞得飒飒生风。一度,成为武林高手是乡下儿童们幼稚的梦想,值得庆幸的是,伙伴们长大后都没有机会与刀剑朝夕相处,和平年代,让我们把全部心思给了书与笔,给了春天的播种或秋天的收获——换句话说,给了斯文,给了儒雅和岁月静好。那么,童年时代的舞刀弄枪梦,破碎也罢。



风的故事

不期而至的春雪

□江舟

期盼着,期盼着,一场雪,能够掩盖漫天的雾霾,能够冰冻暖冬的病毒,将城市的灰变成空旷的白。能够给烦闷的人们送来冰爽,唤起年轻儿时的记忆,让孩子们感到无比的惊奇。

等待着,等待着,那场雪,从去年等到今年,从寒冬等到初春,从乡野等到城市,等来了霜,等来了雨,等来了霾,唯独没有等来漫天的雪。

依山傍海的城市,呼啸的北风被群山阻挡,寒风的余威即使勉强挤进城市,也被高楼大厦的热岛吸收得无影无踪。城市的寒温越来越高,瑞雪便一年年减少。

天气在开着一个北方城市的玩笑,嘲笑那些号称能改造一切的人们,还是要想打造又一个春城吗?

人们厌倦了温暖的低温,受够了暗淡的万物,惊恐于漫天的雾霾,想要来一次彻骨的寒,想要飘一场鹅毛的雪,想要到寒雪中寻找万物的生机和灵气。别的什么都不做,就是拥抱那冬天里的一片白。

冬天过去了,春分过去了,雨水过去了,惊蛰也来到了。江河解冻,蛰虫振奋,南雁北归,草木开始在地底下积蓄能量,准备忽如一夜春风便破壳而出。春风确实暖暖地吹了起来,爱美的人们迅速扔下厚厚的棉衣,显出婀娜的身姿,开始俏丽起来。

春寒的冷空气一轮轮过去了,气温在循环着上升。一波不经意的寒潮来袭,人们仍然沉睡在梦乡里。然而,清晨,窗外的光亮忽然格外的白,不是灯光,不是阳光,是好久没有遇见的一片雪白。于是,人们唤醒熟睡的孩子们,给亲爱的人发去信息,大家伙儿惊奇着、欢快着、跳跃着,奔向眼前的雪域。

春雪,不期而遇的春雪,悄悄地在春夜里降临了。这是多年不遇的雪,是多年不遇的春雪。春雪让时间停滞了,不再继续向前。不,春雪让季节倒转,人们渴望的冬天重新回来了。谁说时光不可以倒流,季节不可以倒转。

窗外,雪松早已变得名副其实,挂满枝头的雪团夹杂着松针,要是再挂上七彩闪烁的小灯,那不就是圣诞树吗?松盘朝着各个方向,伸展着大大小小的白色蒲扇,微风吹过,那雪“唰”地一下洒落,便露出了白扇的枝干。挣扎了一个冬天的老槐,枝哑和树疤上藏着一团团的雪,枯黑的树干开始滋润,远看过去,俨然一幅生动的山水画。喜鹊和灰雀三两只地飞来飞去,并不久留在枝头、屋顶。春雪,没有妨碍它们的觅食,或许,它们也在这雪景中寻找乐趣。路上的车子,因雪而变得神态各异,有的只在前后玻璃上开了两扇窗子慢慢地挪动,有的顶着厚厚的棉被呼啸着往前冲,有的全身严实地包裹着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。

当人们暂时放下对雪的喜悦和憧憬,开始埋头工作的时候,雪已开始悄悄地融化。毕竟,这不是真的寒冬。大路上的雪,早已被勤劳的环卫工清扫,沟沟沿沿残留着一条条雪线。红瓦房的屋顶上,积雪一层层地向下融化、堆积,都要沉淀到屋檐的最后一排瓦片,零零散散的,远看就像趴着一簇簇的白兔。

赶快从机械的工作中抽出半刻时间吧,欣赏欣赏这雪景吧。久违了的雪景,勾起了孩子们、年轻人、老年人、诗情画意的人们,无限遐想。

一整天的朋友圈已经被雪刷爆,各种雪景的、人物的图片,各种诗作、咏叹一股脑地拥现,大家伙儿的激情,被雪调动了起来,似乎这雪景的下次光顾,要不知何年何月。大家一齐要留下这久违的雪的记忆了。

驻足在办公室窗前,不消片刻,繁忙事务就会打断你的思绪,让你不情愿地、懊恼地回到岗位上,无暇再去畅想那身边的美景——还是回到现实吧。待到午时三刻,屋顶、绿叶、枯枝上的雪便全部融化,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灰。我们不由得感叹,美好的事物为什么总是那一瞬,即使这再自然不过的,北方的雪。



■祥云 谭乃麟

风物小雅

小龙

□李奉利

蛇年翩然而至,在中国文化里蛇常被称为“小龙”,我自己也是属小龙的。

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里,被我们称为小龙的蛇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。蛇的形象常常具有负面意义,在圣经《创世记》伊甸园的故事里,它诱惑夏娃吃禁果,开启充满苦难的尘世生活。这让蛇成为邪恶、欺骗与堕落的象征。在中国文化中,人们对蛇也有恐惧和神秘感,常被描述成神秘而诡异的形象。

可能是由于自己属小龙的原因,我自己也特别留意那些赞美蛇的好的寓意。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去崂山仰口的太平宫,对那里的“太平钟乳”印象深刻。对这处名胜印象深刻很重要的原因是那块石碑的背面刻了一首诗,诗的第一句便是“闻说仙方蛇化龙”,我当时曾经认真地将这首诗抄在了笔记本上,至今还能背诵,这也算是生肖留给我的美好印象了。

还有一次是我工作之后去北京,遇到一位同样属小龙的长者郭先生,我们交谈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聊到了生肖。我们也说到关于赞美蛇的文字并不多,于是,郭先生饶有兴趣地告诉我一首关于蛇的赞美诗:升腾寻常事,变化亦自然。放牧风和雨,志在天地间。我当时就觉得这首诗很棒,便认真地记了下来,并且一直记在了脑子里,之后也与不少同一属相的人分享过。原来,属蛇的人是可以放牧风雨,志在天地之间的。

后来,我又从神话传说中知道了伏羲和女娲的形象。伏羲和女娲都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神,伏羲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,女娲则是造人之神。伏羲女娲会以对偶神的形象出现,通常为“人首蛇

身”,象征着人的理性和本能双重性。伏羲手执矩(代表地),女娲手执规(代表天),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。这样的形象常出现在墓室中,也象征着生命延续和宇宙的“天圆地方”观念。伏羲和女娲不仅是创世神,还与婚姻和农耕文化紧密相关。女娲造人并建立婚姻制度,伏羲则教导人们农耕和渔猎。这两位的神性与功绩让蛇类形象被赋予了神圣色彩,成为龙崇拜的雏形。随着龙被神化成为祥瑞、权力的象征,蛇也因相似的形态特征被尊称为“小龙”,分享了龙的神性光辉。

在生命的轮回中,古人观察到蛇类蜕皮重生的现象,也把它视为一种神秘的生命更新力量,在辞旧迎新的时刻,也寓意着一种美好。

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,“小龙”频繁现身,增添奇幻色彩。比如《白蛇传》里,白素贞与小青虽是蛇妖,却以温婉善良、重情重义的形象深入人心。白素贞为报许仙前世救命之恩,不惜水漫金山,这样的勇敢与深情也展现出了“小龙”的神性光辉。

又是蛇年,“喜见升卿”成为彼此祝福的热词。“升卿”是蛇的雅称,也是一个升腾、前进、增大的美好意象。早在《白泽图》中就有记载:“山见大蛇着冠幡者,名曰升卿,呼之吉。”也就是说,山中巨蛇头戴冠幡,遇见时叫它的名字乃是大吉。正因“蛇之善者惟升卿”,见之大吉,自然心生欢喜。今年是乙巳蛇年,我们若能用欢喜心待人、以欢喜心做事,必然会日益增上,心怀喜悦,去拥抱每一个新的开始。

喝茶

□刘赞科

(一)
借来的茶,取来的水。
两只杯子,一个人喝茶。
一阵剧烈的热情,茶叶自下而上,纷纷扬扬。
尔后自上而下,展开柔柔的身。
这绿色的水是座海,嘴唇是唯一的孤舟。
驶离的时候,海,怅望天空。
暗示一些故事,从热到冷,没完没了。
路的尽头总是海。
最后一支烟,找不到火。
喝茶的过程,我想,多像一个人爱的历程。

(二)
清洁之水,远远汲来。
充血之后,便是茶了。
今夜,落底的叶亲密围拢着,互吐心情。
难得相聚,我们绕桌而坐,杯子绕我们而立。
语言在茶的往复深浅中慢慢舒展,烂漫,然后于

钩沉逸事

外国人笔下的崂山

□董兴宝

古往今来,皆以“山海奇观”被称颂的崂山,更有“海上第一仙山”的美誉。众多文人墨客游览崂山后众多记载。令人想不到的是:晚清时期,游览过崂山的众多外国人,也留下了一些记载,他们笔下的崂山是什么样的呢?

“胶州半岛上山岳连绵。在久远的古代,这里就处于中华文化的圈子之内,而崂山被当作‘神仙鬼怪’的神秘居所。许多寻找长生不老的皇帝都迢迢赶来这里朝圣。秦始皇所做的那个有名的探险——派出数百名童男童女去寻访在海外仙山——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”这是1897年青岛旅居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其1926年出版的《中国心灵》一书中的记载。虽然短短几句话,却阐述了崂山作为“海上仙山”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。显然,他将这个传说与“徐福东渡”联系在了一起。

而卫礼贤在《中国心灵》中还讲述了一个故事,他曾经拜访过崂山道士并做过一个奇怪的梦,梦里有一个眼神友好、胡子雪白的老人来探访他。老人称自己为“崂山”,要他去探寻古老山岳的秘密。正因崂山的神秘和他的梦,卫礼贤萌发了翻译《西游记》的想法,他在曾任清朝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的帮助下,将《西游记》翻译成德文,进而又被翻译成英文并在欧洲出版后,引起了欧洲人极大的关注。

在崂山仙境的神秘及神话传说中,更有意思的是1869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《亲历四十五年: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中的讲述:1913年8月,在翻译著名的“传说”(实际上是小说)《西游记》的过程中,我很希望去看一位著名道士的家。他在山东东部海角上的许多道观里住过,崂山里边有很多道观。那么,李提摩太作为英国人为何在翻译《西游记》过程中,要去拜访崂山呢?

崂山素有“九宫八观七十二名庵”之说,是道教名山,充满了神秘的神话色彩,而《西游记》中的很多神话元素和道教文化有关。正因如此,李提摩太在书中说,他拜访了崂山的一位道长,